

宋

史

百九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三 宋史三百八十四

開儀圖司上柱國鎮國軍事前書丞相樞密院學士領樞密都總管脫等奉

勅修

陳康伯

梁克家

汪澈

葉義問

蔣希

葉顥

葉衡

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父亨仲提舉江東常平
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
丁內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
魁邑得全建炎末為勅令刪定官預脩紹興勅令尋

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濟王師
進討克之除太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
進蹕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將上開納
紹興八年除樞密院大計議官累遷戶部司勳郎中
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
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
金至汴將晡不供餉閉戶卧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
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
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海盜間作朝
廷遣劉寶成閔逐捕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出降籍

為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伯訊得實論殺之州以
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
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
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禮戶部乞約歲用會
所入儲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決兼刑部前
此有司希檜意興大獄康伯平讞直寃士大夫存歿
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
曰朕且大用何權為尋拜參知政事自孫道夫使北
還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為言朝廷特恃和康伯與同
知樞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綸使還乃言和好無他

康伯持初論不變九月以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例賜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兼史院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宗嘆其長者普安郡王居潛藩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使相封真王今宜冠以屬籍於是詔以為皇子封建王實三十年二月也明年三月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五月金遣使賀天申節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且以淵聖凶問至

康伯主禮部侍郎黃中之論持斬衰三年先是葉義
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為之備建四
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
將結民杜各保其境三劉實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
可倚四沿江諸郡脩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召三衙
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
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
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
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
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

獨以為己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
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
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
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其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
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
史陳俊卿言當用張浚且乞斬張去為以作士氣康
伯以俊卿振職奏權兵部侍郎九月金犯廬州王權
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
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扃鑰率逢常時人恃以
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

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
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
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
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葉
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朱倬為都
督倬辭乃命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為其
臣下所斃而還方亮之犯江國人即立葛王褒三十
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
之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
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

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康亳從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辭宰執即府餞別百官班送都門外已又辭郡丐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

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興疾就道
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
安節壻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有
興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敵師退尋以目疾免
朝謁卧家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
郊康伯起陪祠已即丐歸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
喘劇興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謚文恭擇日臨奠
子偉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備護喪歸二子偉
節除直祕閣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上手札
批諭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給還之慶元初配

享孝宗廟庭改謚文正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幼聰敏絕人書過目成誦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授平江簽判時金主亮死衆皆言可乘機進取克家移書陳俊卿謂敵雖遁吾兵力未振不量力而動將有後悔俊卿歸以白丞相陳康伯歎其遠慮召為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克家奏宜下詔求言從之令侍從臺諫卿監卽官館職疏闕失克家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威柄五定廟筭六結人心其論定廟筭謂今邊議不過三說曰將兵財語甚切直累遷

中書舍人使金金以中朝進士第一敬待之即館宴射連數十發中的金人來賀慶會節克家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詔定為令郊祀有雷震之變克家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執奏無隱嘗奏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空言固無益然以空言為懲則諫爭之路遂塞願有以開導之上欣納因命條具風俗之弊克家列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上手筆獎諭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初脩金好金索所獲

俘啓釁未已克家請築楚州城環舟師于外邊賴以
安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皇太子初立
克家請選置官屬增講讀員遂以王十朋陳良翰為
詹事中外稱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多迎合克家密
諫數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
以財用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
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八
年詔更定僕射為左右丞相拜克家為右丞相兼樞
密使一日上謂宰執曰近過德壽宮太上頗養愈勝
天顏悅懌朕退不勝喜克家奏堯未得舜以為已憂

既得舜固宜甚樂允文奏堯獨高五帝之壽以此上
曰然允文既罷相克家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
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公議不與寢命俄復用
說怒士夫不附已謀中傷之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
之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克
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陞辭
上以治效為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
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朝震駭後二年湯
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克家謀國之忠淳熙八年
起知福州在鎮有治績趙雄奏欲令再任降旨仍知

福州召除醴泉觀使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儀國公
逾月而疾十三年命以內祠兼侍讀賜第在所存問
不絕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手書遺奏上為之垂涕
贈少師謚文靖初唱第時孝宗由建邸入侍愛其風
度峻整及登政府眷寵尤渥為文渾厚明白自成一
家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浮梁第進士教授衡
州沅州用万俟卨薦為秘書正字校書郎輪對乞令
帥臣監司侍從臺諫各舉將帥高宗善之行其言除
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

防浸弛澈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顯
仁皇后攢宮訖役議者欲廣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
內皆當遷命澈按視還奏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
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為是紛紛

漢長

樂未央宮

夾櫟里疾墓未嘗遷國朝宮陵儀制在

封堠界內

不許開故合祔願遷出者聽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
如舊葉義問使金還頗知犯邊謀澈言不素備事至
倉卒靖康之變可鑑今將驕卒惰宜加蒐閱使有鬪
心文武職事務選實才不限資格除侍御史左相湯
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劾罷又論